

清清的巢湖水

余同友

逐梦

2011年8月,巢湖市撤销,原巢湖市所辖区域划归合肥、芜湖、马鞍山三市管辖。自此,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,八百里水域全部纳入合肥市版图。

独拥巢湖,也给合肥带来压力。因为,巢湖的污染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。

巢湖污染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,尤其进入80年代后,湖盆淤积,水质恶化,总氮、总磷含量严重超标,湖岸大型水生植物相继衰败,蓝藻逐渐从西半湖蔓延到东半湖。湖水一度呈现出可怕的腥绿色,臭气熏天,严重时甚至舟船难行。

10年过去,2022年,一场关于巢湖治理的新闻发布会召开,来自大湖的消息令人欣喜——

2012年以来,在巢湖流域经济总量翻了两番、城镇人口增长近一倍的承载压力下,巢湖治理依然取得阶段性成效。全湖水水质大大提升,巢湖湿地生态功能凸显,湿地资源记录的植物数量较2013年翻了一倍有余,东方白鹤等重现巢湖。巢湖的生态旅游效益日益彰显,154公里的环巢湖观光大道建成。

十年艰辛,十年努力。大湖的故事,还是从大湖里的主角们讲起吧。

又见清清湖水

清晨6点,方彪准时醒来。唤醒他的不是窗外林子里的鸟鸣,而是林子之外巢湖的水声。听到水的召唤,他立即起床,简单洗漱,便往湖边走去。这已是他10年来的习惯,只要不出差,他每天必在滨湖森林公园里步行2万多步。

作为一个老合肥人,方彪对巢湖不陌生。小时候,他喝的就是巢湖水。那时候,巢湖的水可甜呢。可是,到后来,巢湖的水越来越浑浊。一打开水龙头,难闻的气味就弥散开来……

2012年8月,50岁的方彪没想到,会被调到巢湖治理前线,参与环巢湖16.8公里湖岸线生态保护区的修复提升工作。当他第一次来到巢湖边时,只见一片荒滩萧瑟,只有退耕种植的杨树林单调地站立,而不远处湖水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。

就这样,方彪成为巢湖纳入合肥后的第一代治湖人。治湖先治岸,治岸先植树。那些年里,方彪带着员工在巢湖岸边种下了几百万株的各种树木。“一年成活,两年成林,三年成景”,方彪下了这样的决心。几年下来,滨湖国家森林公园逐步更新栽植适宜树种约290万株,新增林区面积3000余亩,林下实施林相改造5000余

亩,从单一的杨树林成为混交林,形成了稳定的生态系统。“鸭子摆队,松鼠遛弯,兔子乱窜”,喜欢说顺口溜的方彪高兴地总结。

走到了十五里河口,方彪身上出了些微汗。朝阳升起来了,他停下了步子。眼前,是一片连绵的杉树林,水杉、池杉、落羽杉,900多亩湖岸边,12万株红杉树泛出好看的橘红色,层林尽染,万树红遍。这么早,方彪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欣赏这美景。却不料,林子边,一下子涌出来几十人,都手持相机在此拍摄美景。

方彪继续往前走,到了万年埠,快到巢湖岸边了,脚下是流向巢湖的溪流。水面清澈,游鱼往来,亲水平台上观鱼的大人孩子们发出一阵阵的欢声笑语。

巢湖的岸上绿了,巢湖的蓝藻如何控制?这些年,方彪和同事们可没少动脑筋。除了建立常态化的蓝藻打捞队伍,还沿湖建成藻水分离站、蓝藻深井处理装置,配备磁捕捉船及浅水区辅助打捞船只,整合巢湖蓝藻监测、巡查、督查、预测预警等多渠道数据信息,定期编发“巢湖蓝藻监测预测报告”。

岸绿水清景美。10年过去了,再站在巢湖岸边,方彪的心情大不一样了,眼前的景象也大不一样了。放眼望去,到处都是绿植,因为林种丰富,树林的色彩也很有层次,银杏黄、乌桕红、冬青绿……而水在林中蜿蜒,沿林间小道,汇进路边的小河,最后,它们都将汇入巢湖,和那片浩渺的大水融为一体。

7点多钟,方彪走到了巢湖边,清清的湖水轻轻地冲刷着湖岸。这水声,同样在他的心中激荡着。

鸟儿归来

9月18日一大早,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、巢湖生物多样性调查鸟类项目负责人虞磊和他的三位同事,就已经行走在巢湖边的十八联圩湿地上。

晨曦初露,湿地刚刚醒来,浅水滩涂上生长着芦苇、柳树、荻、茭、红蓼、叶蓼等植物。就在这时,同事的望远镜盯住了一个方向,接着,他们听到了一串迷人的鸟鸣。虞磊赶紧拿出记录表,记下日期、天气、温度、风向等,当然最重要的是记录下鸟种的相关情况。

这是他们今年秋天新一轮鸟类迁徙期调查的第一天,距上一次夏季调查结束过去了20天。20天前的记录表上,虞磊和同事们在十八联圩湿地发现了27种鸟类,每一种都做了详细的记录,如骨顶鸡,这种候鸟已经变成了巢湖的留鸟。上次的发现,让虞磊和同事们非常高兴,巢湖湿地的生态保护作用在鸟类身上表现得太明显了。

虞磊从2006年开始就关注巢湖鸟类了,那个时候湖水生态遭受很大破坏,鸟类爱吃的鱼虾与水生植物等大大减少,很多本来适宜在巢湖生活的鸟类都消失了踪影。2010年,虞磊曾经在巢湖上空发现小天鹅,但是由于缺少喂食,小天鹅们在巢湖岸边稍事休息便又飞走了。

重建湿地系统是治理巢湖水体富营养污染行之有效的办法。2022年,随着十八联圩湿地三期工程完成,总面积100平方公

里的环巢湖十大湿地全面建成。从空中俯瞰,巢湖仿若银盘镶嵌于安徽大地,环巢湖十大湿地犹如一块块翡翠“串珠成链”,筑起环巢湖水生态、水安全的屏障。

随着巢湖湿地的恢复建设,虞磊和同事们发现巢湖的鸟变多了。去年底,虞磊发现成群的小天鹅又来到巢湖十八联圩,这次,它们从“过客”变成“住户”,足足生活了4个多月,一直到今年的2月才离开。

去年“五一”,虞磊和同事们在巢湖湿地里发现了20多只黄胸鹀。这是个令人惊喜的发现,因为黄胸鹀存世数量不到2000只。虞磊向有关部门建议,湿地边的水稻、油菜,留一部分给鸟类食用。

一鸟叫,众鸟鸣,在虞磊听来,鸟儿们仿佛在欢唱。

鱼翔浅底

9月23日,午夜12点,环巢湖大道大张圩段,一辆渔政巡逻车停了下来。李先军和两个同事一起下了车,沿着湖堤察看有没有非法捕捞和夜钓的人。

晚风从湖面上吹拂过来,星光在湖水里荡漾,不远处一条大鱼突然跃出水面,“啪”的一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。李先军呼吸着这湖风,这是他熟悉的大湖的气息,他脚下站立之处正是他原先所在的村民组地块。

今年54岁的李先军曾经是巢湖的渔民。他自小就跟着父亲捕鱼,结婚成家后,他和妻子天天下湖捕鱼。那时全村有300来户人家,有70多户是纯渔民。巢湖捕鱼旺季一般在6月中旬到次年的元月中旬,总共也就半年多时间。6月和10月主要以捕虾为主,8月以捕毛鱼和银鱼为主,11月以后以捕大杂鱼为主。一开始打鱼收入不错,就是辛苦。捕虾季节,李先军夫妻俩早上4点多就要下湖,下午4点多回家,到家后忙着分拣,家老二齐上阵,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拣完,第二天早上两点多钟又要骑着摩托车带着虾子到镇上去卖。最让他们头疼的是冲洗虾网,虾网一旦脏了,虾子就不上网,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冲洗。他们家500多条虾网,每天洗100条就要花上三四个小时,从船上忙回来,累得连话都不想说了。

然而,随着巢湖污染加剧,渔获越来越少,以前一条虾笼能逮二斤湖虾,后来能有一二两就不错了,而且虾子还特别小,大虾已经难得一见了。每天驾船在巢湖上,看着蓝藻漂浮,李先军愁得眉头打结,他为巢湖的鱼担忧,也为自己一家的未来担忧。

2014年,巢湖开始实施渔民禁捕退捕转产工作。李先军看到了曙光,尽管不舍得放下做了大半辈子的营生,但他还是和堂兄弟三家一起将渔船、铁划子和捕捞证全都上交到了渔政站。李先军获得了一次性补助25万元,又分到了安置回迁房,他一家都洗脚上岸了,一下子从渔民变为市民。

不做渔民后,李先军在城里建筑工地干了一段时间,可他放不下他的巢湖,隔十天半个月,就要骑着自行车到巢湖大堤,到他曾经的老家去转转,否则就觉得心里慌慌的。后来,父母年纪大了,他更离不开家了,便应聘到当地渔政站成了一名“护鱼员”,协

助渔政人员管理巢湖。“一周有5天都可以在湖边,太高兴了!”他逢人便说。

2020年起,巢湖开始实施全域十年禁渔,加之这几年持续进行增殖放流,巢湖的鱼虾多了,鱼翔浅底的景象又重现于巢湖。

夜已深,要交班了,听着湖里的动静,李先军感到欣慰极了,这样的好日子,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。

稻花香里

黄昏时分,官为银习惯性地来到稻田里,闭上眼睛,凑到灌浆不久的稻穗上,久违了的水稻的香气一阵阵袭来。

眼前的稻田,正由葱绿转成黄绿,还有一个多月就可以收割了。田里已经不需要贮水,田缺打开,水细细地流入沟渠里。沟水清亮,官为银用脚一踩田埂,水里的泥鳅慌作一团,迅速钻入泥里,搅起了水花。

巢湖沿岸一直被称为“鱼米之乡”,水稻是这里的传统产业。自小在巢湖岸边长大的官为银,插过秧,割过稻,后来上学又学的是粮食工程,上班后一直在粮食储运单位工作。他对水稻充满感情,“稻花是香的,可是,随着化肥农药的大剂量使用,这种香气消失好多年了”。而去年,官为银在巢湖岸边终于又闻到了久违的稻花香。

巢湖污染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农业面源的污染,农民种植水稻大多采取粗放式的撒播方式。稻田长草了,就撒除草剂;稻穗生虫了,就喷农药;稻禾长不好,就下化肥。过量使用的化学肥料和农药最后都流入巢湖。

2021年初,在一家粮食企业做管理的官为银回到了巢湖南岸的槐林镇,流转了2000亩农田,尝试用新的思维种植水稻。

对这2000亩稻田,官为银的团队将它们划分为两块,一块是农药化肥零使用区,另一块是化肥农药替代区,全过程改进种植和管理方式。比如插秧,从撒播改为机播;为改善土壤结构,将过去的一麦一稻改为一肥一稻,即只种一季晚稻,另一季种紫云英,作为有机绿肥还田;在病虫害管理上,物理防治和生物农药结合;稻田里的草,则全部人工去除。到了秋天收获季,官为银细细一算,稻田产量虽不算高,但品质好,加工的大米最高能卖到11元一斤。初试成功,今年公司又流转了3000亩农田,成为巢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示范区的一部分。

官为银本来家在城里,而现在却越来越喜欢待在田野里了。通过两年的综合治理,他发现稻田里的鸟多了,水质也改善了,水沟里鱼虾多了。紫云英花开时节,这块田野又成了网红打卡地。

不知不觉,官为银走到了稻田深处,一处稻窠下,猛地窜出一只黄褐色的野兔子,和他对视片刻,立即拔腿飞奔。官为银也吓了一跳,随后他就笑了。仿佛在呼应他,一畝的稻穗摇曳,散发出好闻的稻香。

题为巢湖滨湖湿地一角。

李方晖摄
制图:汪哲平



凤凰展翅的故乡

王锦慧

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,有只凤凰飞落在冀东大地上,栖息繁衍出一座凤凰城。它就是我的故乡——河北省唐山市。

从小,爷爷就给我讲故乡的历史。从伯夷、叔齐的“不食周粟”到唐王李世民的金戈铁马,从蜿蜒雄伟的明长城到清东陵……故乡悠悠绵长的历史让我感叹。

故乡还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。140多年前,“闾村烟户祇十八家”的小村庄开埠,无数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,创造了中国第一座机械化采煤矿井、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、第一台蒸汽机车,在中国工业编年史上留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篇章……故乡的成绩让我自豪。

我的家在凤凰山脚下,在那里我度过了22个春秋。人生最美的时光就珍藏在那里的一朝一夕中。1975年,我调入省委工作,后又调到北京。虽然离开了故乡,但故乡始终牵系着我的欢乐与忧愁。

我永远铭记着那个历史瞬间: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,唐山突然地裂山崩,百年城市夷为一片废墟。

1996年,我到故乡采访。那一次,走访了李大钊的故乡大黑坨;走访了中外瞩目的煤炭基地开滦煤矿;走访了地震中损失惨重的丰南……我目睹故乡犹如劫后再生的凤凰,重又昂首云天、展翅飞翔!

我的父母从简易平房搬进抗震楼房。那是一个绿树成荫的花园小区,北邻大型综合性体育中心,南靠繁华的新华道商业区,名为“华岩东里”。这里是我兄弟姐妹们的欢聚之地。

昔日,故乡因煤而建,以钢而兴,是座资源型重工业城市。父母住的小区,西边是近郊,一座焦化厂整天吐着浓烟;南边是主城区,依次是播土扬尘的陶瓷厂、冶金厂、铁厂、水泥厂……在我的记忆深处,故乡终日“雾霾围城”,蓝天白云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故乡阔步走上创新发展之路。重污染企业搬迁了,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了,百年老工业基地转变为滨海生态宜居新城。

这不就是启新水泥厂吗?我知道,它始建于1889年,见证了我国第一桶水泥的诞生。我还知道,它地处路北区通往市中心的必经之路,曾经粉尘遮天蔽日。当年,尽管我一路小跑从它身边经过,也难逃被“俘获”的窘境。它和我,可谓相识几十年的“老朋友”。

可眼前,“老朋友”早已整体搬迁至远郊新厂区,旧厂区成为我国首座近代水泥工业博物馆。馆藏很丰富,有锈迹斑驳的水泥窑系统,老式木结构装运栈台,还有拉满“马牌”水泥的火车……“老朋友”虽然不在这里了,但这些珍贵遗存还在,其历史价值不可估量。

沿市中心一路向南,就到了我向往已久的南湖公园。只见公园里杨柳依依,鸟儿婉啼;碧水盈盈,烟霞迷离,让人恍若栖身在诗情画意里。

关于南湖公园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传说,我早有耳闻,更有切身之感。这里曾是开滦煤矿开采130多年形成的千顷沉降区,垃圾成山,污水横流……小时候,爷爷和舅舅都在矿上工作,每次我不得已从这里经过,都得屏气掩鼻。如今,经过治理改造,这里变成一座大型城市生态公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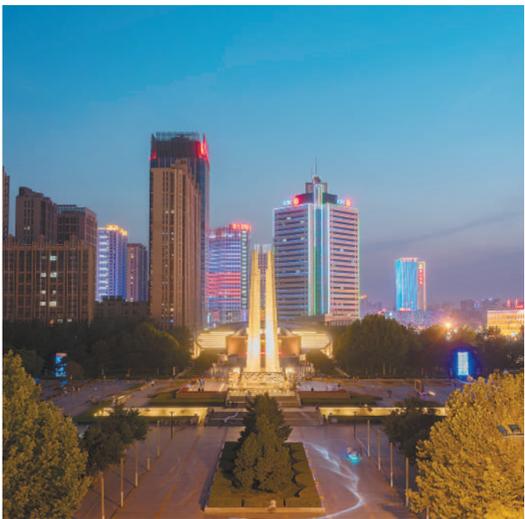
沿着导游路线图,我在园中尽情徜徉。走过桃花潭、龙泉湾;走过云凤岛、龟石山;再走过曲径清荷、楼阁赏月、凤簪凝香……发现故乡沉疴累累的“工业伤疤”上,竟遍布着百余个景点及自然生态景观。家乡人变废为宝,展现出极高的智慧和生态环境的无比重视。

唐山是中国首个荣获联合国“人居荣誉奖”的城市。经过不断发展,故乡实现城市转型,以乐居宜居驰誉天下。毛羽焕五彩,步履生辉光。在高耸的凤凰山,在开阔的凤凰台,在飞檐流角的凤凰亭……昂首云天、展翅飞翔的凤凰,是凤凰城里最耀眼的颜值担当和精神象征。

这就是我的故乡。离别有多久,相思就有多长。

下图为唐山市区风光。

李 娟摄(影像中国)



大地